

高海平随笔

# 馒头·酒和水泥

——关于写作素材的片段思考

高海平

一  
写作好比蒸馒头。给你足够的面粉，好把式会合理地使用酵母粉，把握醒面的时间，面团要揉好揉到。最后蒸出来的馒头又喧又白，口感还筋道。把式不行的，同样的面粉蒸出来的馒头又死又硬，既不好看也不好吃。

还有一种情况，你会发现有些饭店蒸出来的馒头，和家里蒸出来的完全不同。卖相特别好，又喧又大又白，口感不好也就算了，关键是没嚼头。其实质，饭店过于追求了卖相，忽视了馒头应有的本质——好吃，采取了非常规的手段，比如添加了增白剂、膨胀剂等，结果可想而知。

如此例子说明，蒸馒头是个注重技术的活，技术是为目的服务的。家里蒸馒头和饭店蒸馒头的目的是不同的，所以，技术上截然相反。

写作也是如此，如果为了哗众取宠，欺骗读者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只能成为饭店出售的馒头。要写出经得住反复咀嚼的作品，如何使用素材很重要。火候不到不行，火候过了也不行，刚刚



好才是最好的。

二  
写作还可以以酒作比。有的作家喜欢华丽的语言，有的作家喜欢朴实无华。华丽的语言像低度的浓香型酒，一开酒瓶盖，立马酒香四溢，先把气氛调动起来了。仔细咂摸品鉴，入口可能猛烈些，后味却寡淡如水，后悔喝了这种酒。

朴实无华的语言像喝高度清香型酒，气味不张扬，在有无之间，喝进嘴里香味绵长，回味无穷。

如果要追求既有浓烈的香味又有纯绵的口感，比如像茅台酒，往往是一个很难企及的高度。写作和个人的风格有关，从我个人角度讲，我更喜欢内敛低调的汾酒一样的语言风格。

三  
写作素材的运用，让我想到了建筑工地上使用水泥一事。如果是抹墙，水泥里会按比例掺沙子，水泥和沙子和好以后抹出来的墙又光又结实。如果是起高层建筑，钢筋水泥混凝土缺一不可。水泥里不仅要掺沙子，还要掺石子，这样的建筑物才能牢固。大家清楚了吧，水泥不管干什么用，很少单独使用，必须配以沙子、石子。

没有水泥的沙子一无是处，比如茫茫沙漠，寸草不生，风一吹形成沙尘暴危害人类。水泥离开了沙子同样一筹莫展，束手无策。只有二者的结合才会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。但是，它们之间是有主次关系的，水泥肯定是主角，沙子只能唱配角。

写作何尝不是如此呢。主材和辅材要搭配使用，无节制地使用主材必然造成浪费，适当地加点辅材，文章立马风生水起，活色生香。

四  
写作素材的来源之一，是靠大量的阅读经典作品提供的。阅读时，随手记录精彩句子、段落是必不可少的。常言道：好记性不如烂笔头。相信每个人都有过抄录名言警句的经历。我在高中阶段，曾闹出一则笑话：我爱好文学，积累了很多的名言警句。摘抄这些句子时，还会顺手写一段自己的感受。有个同学借了我的摘抄本，一股脑全给抄走了，把我写的那些感受也权当了名言警句。

摘抄名言警句是有历史的。国学大师章太炎堪称学界翘楚，好多人拜倒其门下，甘当徒子徒孙。有学者研究发现，章太炎也喜欢搜罗一些古人的模式语句，抄在本子上，随时可以卖弄，而且这样的手抄秘本多达数十册。蝇头小楷，极精善。之所以被称为秘本，就是不愿示人，更不让外人所知。这个秘密被人当面识破后，章太炎很不高兴。书载，章太炎为此“怒目相视，几致用武”。

其实是无所谓的事，谁不是从模仿别人成长起来的呢。可见，章大师还是有些小气量了。从另一个角度讲，看破不说破也是中国人的智慧。不管如何，从优秀的作品中汲取营养是写作的必由之路，只有把别人的优秀成果烂熟于腹中，才能化为写作的营养。



我成家后的前七年，是在柳巷度过的。作为太原最大的传统商圈之一，当年的柳巷和如今一样繁华，而且更加名副其实。至少从柳巷北口到现在的贵都百货一带，还生长着不少粗壮的柳树。大概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吧，好像是一夜之间，所有的柳树都被砍伐殆尽。城市绿化升级，栽种一些名贵树种自然是桩好事，但想想看，柳巷没有了柳树还怎么能称作柳巷？

在柳巷失去柳树的一段时间里，我对季节的判断变得模糊起来。你不能指望柳北那两株千年以上树龄的唐槐准时地春发芽夏成荫，它们能有一搭没一搭活着，本身就是一种奇迹。好在柳巷还有另外一道风景。有一年早春的中午，我去楼下修理自行车，修车的彭师傅是柳巷的老住户，他用扳手指指街面上穿着漂亮裙装的年轻女士们说，你看，天气不冷了，春天来了。

在柳巷，季节总是与女人结伴而行。从这个层面上讲，把当年的柳巷看作我们城市最大的时尚橱窗毫不为过。如果你是一个时尚女子，你只需稍稍驻足，会有各种款式的着装穿梭而过，无论你有千万种的选择，柳巷大小店铺都能满足你。如果你是一个男士，驻足柳巷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在这方面，我可以用年轻时的柳巷生活经历作证。那时我经常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注视着柳巷，心情也会随之一点点变得好起来。一般来讲，从下午到黄昏的这段时间，是柳巷里人潮汹涌和美女上镜率最高的时辰。

可以这样说，我庸常凡俗、柴米油盐的市井生活，就是从凝望柳巷开始的。

那时我刚刚从学校毕业，完成了从青年学生到单位小职员的身份转变，在一个新成立的单位从事宣传工作。寻常的工作就是接电话，出去到相关部门会签一下文件。或者四处搜罗材料给媒体写个小稿子，搞点宣传报道。有时还随机为单位的各种活动拍拍照片。偶尔也会出差下乡，跟着领导一头扎到地市县搞调研，回来忙乎乎写几天报告。提交后大抵是发回重改，改了誊好再交，如此反复数个回合才能定稿。浮躁轻狂的内心被一点点掏空，也一点点地被消磨得沉静下来。

新单位有新单位的好处。当我的同学们大多开始在城郊接合部租农民房构筑爱巢时，我分到了单位一套位于柳巷的两居室住房。房子小了点，旧了点，但邻友和善，生活便利。房子到手后，约了两个大学同学一起帮忙收拾，刷了大白，买了一卷地板革，用尺子、裁纸刀比当着铺好，然后忙不迭地置办了家具和家电。万事俱备后喜宴一摆，小日子就算正式过起来了。

我住在了柳巷，住在了这个城市的心脏地带，并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个城市充满活力的律动的脉搏。

题图：萧刚 绘

街巷旁

我的市井生活，从凝望柳巷开始

温建生

## 春到长门

介子平

春光已然明媚，心情依旧沉闷。情绪的忽升忽落，没有表象原因，却有深层理由，不是故作沉默，只是懒得诉说。

天地之间，千变万化，如蜃楼海市，与过影何异。人生寄一世，奄忽若飘尘，人世清欢，不过家长里短，细碎温暖，或许只是一种善良以另一种面貌呈现。

春到长门春草青，大地不老，只是人老。越老越慢不下来，慢下来的只是迟缓的行动，心越发得急。席慕容说：“喜欢坐火车，喜欢一站一站地慢慢南下或者北上，喜欢在旅途中间的我。只因为，在旅途的中间，我就可以不属于起点或者终点，不属于任何地方和任何人，在这个

单独的時刻里，我只需要属于我自己就够了。”起点终点之间，钱锺书的话更为概括：“人生不过是居家，出门，又回家。”往往宝马雕车，笑在开始，梧桐萧落，哭在半路。有道是怕吃苦，吃一辈子苦，不怕吃苦，吃半辈子苦。读书不苦，不读书的人生才苦，而无知之乐，恰在无忧。贪书而饥，不若贪货而饱；贪书而劳，不若贪货而逸。读书人都是夜里需要光亮的人。

折子里总总有一出情感唱段。扫蛾眉，点朱唇，撩人春色似少年，“那一答可是湖山石边，这一答似牡丹亭畔”。我在远方，惜君如常，等雪来，等梅开，等你来，等待多是付出得不

到回报的行为。天涯海角平安否，两处沉吟各自知，时过境迁，最忌相见，已非当初少年。今年元夜时，不见去年人，沈从文《边城》里有一句：“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，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。”也无风雨也无晴，喜剧悲剧之间，尚有一出平剧；无灾无难到公卿，欢调苦调之间，尚有一曲平调。

一物一形，山川河流四季有异；一叶一貌，树木花草南北不同。网络时代，无限链接，青山绿水依旧，来来往往人异，但每个人脑际，存着不一样的秩序。人生如寄，一走经年，多少疑惑纠葛，如一条发错的短信，没有回音，只得自设自答。

